東澗集卷[illegible]

宋 許應龍 撰

論君德人心箚子

臣聞[illegible]君德二曰人心夫天下

[illegible]而扶持者固亦多術矣

[illegible]君德人心[illegible]君德厚薄乃安危之兆

人心背實理亂之基君德[illegible]正則朝廷清明治功振

起於寛厚宏博之中而隱然有不可犯之勢人心茍固則尊君親上如手足之捍頭目雖危疑緩急之秋亦無解散動揺之患故先聖人不慮國勢之不强惟慮己德之不修不慮外侮之難禦惟慮人心之未附蓋敵國外患何世無之雖虞朝之盛猶有弗率之苗民周治之隆猶有不服之崇國然舜文之心曷嘗以是為患哉文德之敷民心之洽既足以致風動之休則蠢兹有苗何慮其不格敬止之德懐保之恩足以格子來之衆則崇墉

言言亦因壘而自降矣漢唐之君雖非帝王比然漢能以公恕統天下而四百年之間舉無二志唐以仁厚結人心雖屢更變故皆不旋踵而定是知君德人心乃國家之元氣而長治久安未有不本諸此請復以國朝之事明之恭惟藝祖立極聖聖相承講學行仁求賢納諫下情通而無壅蔽之患公論伸而絕好惡之偏其正君德有如此者戒藩侯以撫養厭將臣之殺降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蠲河北之鹽寬陜西之稅其結民心有

德也大風之變首議蠲免洪水之災加倍賑恤旌廉抑貪敷宣德意赦過宥罪務行寬大皆所以結人心也是以天地和應雨暘時若年穀順成民生豐裕將以建大政而興太平而疆埸之防猶闕宸慮然大明當天魑魅自伏令聖德昭明賢才萃聚豈無運籌帷幄以決勝千里之外者乎人心愛戴中外和協豈無賢於長城者為吾之捍禦乎昔裴度言於憲宗之朝謂淮西盪定河北底寧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直以區處得宜能服其心

耳今日之事苟區處得宜隨機而應變強本而弱支則進退伸縮無不如意尚何外患之足慮哉雖然君德人心固所以固國之本而君德之修又所以固人心之本然人心不難固而君德為易虧苟德修於上有加而無已則民戴於下無時而或釋臣願陛下法乾之健體恒之久不以躬行為已至而或怠於力行不以日新為已盛而益期於又新則澤流而益深仁增而益高民之戴德永永無窮將使外薄四海無思不服國勢增安猶太

山而四維之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論當然之理劄子

臣聞天下有當然之理不可有所激尤不可有所狗激則矯枉以過正故不合乎中狥則迎合以苟容又豈復有至當之論哉古之君子平心以應物毋固毋我惟視夫理之如何耳其行己則中不倚而和不流其待人則上不諂而下不瀆論事則明辨是非而不立異以求勝事上則將順正救不以訐而為直外不為人之所忌中

不失吾之所守安見其所謂激而又孰得以議其狥乎此乃時中之道士大夫之所當尚也奈何人無定守視時變遷見夫激之可以立名也則假公以濟私忿常而好異互相矛盾不問是非若是者固不能以成事而祇見其多事又見夫狥之可以媒進也則揣摩而求合阿附以取容同聲相應無復可否若是者雖不至於生事而必至於誤事握風俗之樞者將欲約其偏而歸之中可不示之以好惡而使之知所趨避哉仰惟陛下以中

正履位以道德同俗建用皇極以革偏陂之私並用才
德以示翕受之公保合太和以杜分朋植黨之漸既不
使之過於激復不使之流於狗可為得大中之道而明
善俗之方矣然士大夫之心既不至於激則必至於和
賢和於朝固帝治之盛然和而不同斯謂之君子焉一
或苟同則其弊復流於狗是又不可不察也利害可言
也復恐時好之不合姦弊當革也復患吏强而難制難
從之請恐有所拂而曲從之不可行之事或有所迫而

正直之風當不愧於羔羊矣狂瞽之言冒犯天威惟陛
下赦其愚取進止

論終始如一劄子

臣聞人主有善始之意固天下之所深喜亦天下之所
深望也夫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
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苟意向之或偏舉措之不審則
治忽之機實肇于此令也講學以進德求賢以輔治開
言路以通下情此帝王盛德之事而皆舉行於臨政願

王之德莫大于納諫也則下明詔以求直言命羣臣以上封事謂邦基之立惟在于得賢也則播告中外各舉才識凡此設施無非治道之大端則善始之意固已不容言矣然臣惓惓之忠尤望堅守而不變焉蓋自昔人主固有留意於經理者矣而為黄老養性之説或欲以沮其勤不欲人主觀書又欲以售其術稍不加察則近便嬖之時多親儒生之時少而好學之勤不能如其初矣亦有銳意於求言者矣然逆耳之諫難受順旨之言

易從一或偏聽則剴切者謂之沽名忠直者疑其訕上而悅諫之心必不能如其初矣亦有汲汲於求賢者矣然君子鯁直而易疎小人柔順而易親親則莫見其非疎則莫見其是故積年信任或一朝疑而棄之則好賢之心復有始而無終矣凡若此者皆後世人主之通患茍非天德清明純一不已未有不蹈其轍者陛下退朝之暇猶勤觀覽切直之諫優加褒擢收召耆德之臣旌表清廉之守此皆真心實德之所形見固非勉强而行

者而臣猶以堅守為言豈為是過計哉蓋自强不息斯可合乾德之大終始惟一乃可底日新之盛否則動搖于浮言而遷易於邪佞此心轉移一息間耳而治勢安危所關者大臣不復援引古昔請近述國朝之事以明之昔元祐初選擇明儒勸講經幄廣開言路增置諫員擢舊德於散地設十科以薦賢一時之治燦然更新疑若可以無遺慮矣而當時之臣猶有隱憂焉劉摯則曰已行之令持循無變則治道成王巖叟則曰惟當日篤

此心不可少移初意以至日謹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程頤言之終則念始不可不勉傅堯俞又言之無非欲其堅守不變以成其初政之美哲宗信用其言故元祐之盛度越今昔異時此論一搖或以紹述之說進或以調停之說進則事體非復前日矣然則進言於今日者可不以是為戒哉雖然人主一心攻者甚衆少懈而受其一則陷溺其中而不自覺太宗皇帝嘗曰人主當澹然無欲使嗜好不形於外則邪佞無自而入此先正其

心之意也此心一正則私欲不足以亂其真而外物不足以更其所守以之講學則專而精以之聽言則公而明以之任賢使能則無所處而不當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論量能授官劄子

臣聞量能而授官此古者用人之術也夫人之才不能皆全或純於道德或善於才幹優於理民者將畧未必長精於心計者法律未必審校短量長惟器是適則事

無不舉分職受任或乖其宜則績用不成故有虞之世能敷教者使作司徒能典禮者使作秩宗明五刑則命之作士諧八音則命之典樂各專一能各守一職未嘗迭遷而互用之故百工惟時庶績其凝而泰和之治亦由此而致奈何後世用人不問德之所宜才之稱否既使之治兵又使之理財方使之理財復使之典獄禮樂之任付之若而人工技之司付之若而人以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為宜其人之難為也夫責之以所

難為則人之能為者鮮遂相率而不為故典禮者雖未知禮而不以為愧典獄者雖未知律而不以為慊其意蓋曰百司庶府皆然也吾何以知為哉固有才稱其職得以究其所長者至於遷擢或又移之他職矣所職之事茍非其所素習則不得不委之吏故吏得以容其姦而本末源流蠹弊根深蓋有不及察者流弊至此故居官者皆不度其才之短長德之小大朝欲為此暮欲為彼而有不安厥職之心然則為官擇人者其可無以處

之乎昔司馬光屢言於祖宗之朝欲博選在位之士使德行者掌教化政術者為守長勇略者為將帥明法者典刑明禮者典禮此正量能授官之意在今日所當講明者而或者又曰雖量其能當久其任善於其職者增秩加賞而不徙其官茍數遷數易則心懷去就事復茍且是固然耳然好進者常情之所不能免儻積歲不遷將有十年不調之嗟從事獨賢之嘆怠惰之心必生廢事之弊猶故是則久任之說固未易以遽行也為今之

策惟精於財計者必使之理財迨其遷也復以精於財
計者代之長於銓綜者必使之典銓迨其遷也復以長
於銓綜者代之至於典禮典兵莫不皆然雖不久其任
而前後相繼者莫非其才之所長則亦何事之不舉何
職之不稱哉今日用人試金科者多處以刑法之官歷
邊事者率付以邊陲之寄此固因才授任之美意也尤
願陛下明詔大臣益廣此意精加采擇於百司庶府之
間莫不各隨其才而無強其所不能則人人各盡所長

復循名責實考其幽明而黜陟之則庶官無曠當亞休於前古矣取進止

論薦舉劄子

臣聞薦舉而不拘其數此朝廷之美意也薦舉而或失其實此士大夫之私心也因士大夫之私心而失朝廷之美意豈可不思所以處之乎臣請先原其弊而後僭陳所以變革之術夫一郡之吏察于太守一路之吏察于諸司滿一期則有闕陞之薦逾三考則有京削之薦

歲有常員截然一定固不患其濫也至若政績則聽其
剡上初無定數豈故縱其猥濫而無紀極哉蓋以效績
顯著固未易得若拘以歲薦苟未有其人必以庸常之
流勉强充數其謹重之意蓋可見矣是以剡牘來上悉
從其請或與陞擢或令審察或付中書籍記使賢者知
所勸而不賢者亦知自勉進者以為榮而未進者亦有
所慕得人之效大率由此豈非朝廷之美意乎奈何人
情貪榮競欲速化不顧職事之修否而惟欲露章之薦

引頭鑽肘刺不得不已以公道自任者旌别淑慝固不肯曲狥其請而樂於周旋者見其既無定數求者必與迨其甚也一章所薦或五六人或十數人載於邸報殆無虛日合一歲而論不知其幾非親故之夤縁則勢要之囑托非闗陞之所不及則京削之所未徧譽過其情則以鉛刀而為銛舉非其類則以薫蕕而同器此豈非士大夫之私心乎夫惟其出於私則賢否混淆真偽雜揉形於薦牘者未可盡信不免視為具文而一切不復

用矣吁不意求才之美意而為士大夫之私心壞之也雖然變而通之夫豈無術一曰定剡薦之數二曰嚴保任之法昔皇祐初詔舉縣令而張易於逼替之際併薦一十六人上謂輔臣曰所舉猥多豈無干請可令裁定此定剡薦之數者也馮拯請司四品以上具表舉人若效績著明當特酬賞不如所舉依法加罪此嚴保任之法者也數既一定則不容妄舉以狥泛應之私法既加嚴則誰敢失實以干謬舉之罰如此則公論大明羣賢

並進得以隨才器而使之百工允釐庶績咸熙蓋有不難致者抑又有當察者昔歐陽修有云善惡之人各以類舉廉謹者舉清幹贓汙者舉貪濁狥私者舉請求茍任是責者或非其人亦安能無妄舉哉太宗皇帝親閱班簿常曰不擇舉主何由得人此清源正本之論眞萬世龜鑑也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論用人劄子

昔司馬光進言謂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

以術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捍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理萬事耶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又曰人各有所長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尚各守一能况於中才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匪其人何由致治乞朝

廷設十科以舉士臣聞天下固有不一之才人主當無執一之見蓋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小大長短雖若不齊而皆適於用兼收並蓄待用無遺則皆有以自見而天下無不舉之事苟用一而廢一則互相傾軋必有分朋植黨之弊昔臯陶謂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則俊乂在官可以撫五辰而凝庶績奈何後世之君不知出此文帝好清淨而豪傑之士難合武帝用才智而道德之士見遺宣帝尚刑名而儒學之士不用皆由所尚之偏

故天下之才不能以盡用要之人主當與天同量栽培
傾覆生育長養各隨其稟賦之自然而無容心於其閒
苟好惡之私先累於其中則人才高下必不能隨宜器
使而急於求進者必至迎合黨同而伐異俱欲求勝非
惟不足以成事而清流濁流之患實基於此司馬光論
任人欲取道德器識明達勇果刑獄錢穀者並用之而
長於此短於彼者不可求備此乃器使人才之要術也
嗟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足一躡軍門

視文士如仇讐首一戴儒冠輕武弁如草芥矯矯特立則以靜重為苟容處事詳審則以剛直為沽譽長於吏才則以明經術者為腐儒專於學問則以了官事者為俗吏少俊則以老成為遲鈍寬厚則以嚴明為苛刻各分黨與判乎其不相入也人主用才惟求以辦吾事濟吾治而已安可主一而廢一哉陛下建用皇極無黨無偏耆德者召之文學者用之吏事者任之或長於將畧或精於財計或以循良稱或以讜直名莫不擢用固無

一毫好惡之私然求賢之詔屢下剡薦之牘交馳而人心多私罕以實應靖退不競者無由自達單寒寡援者未免見遺臣願陛下開衆正而達四聰使任薦舉者悉叅公論舉能其官則錫以進賢之賞稱匪其人則加以謬舉之罰如此則真才實能皆為吾用而何事不立中興之烈可指日以冀耳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論久任劄子

臣謂久任而責成功此用人之良法也夫人才各有所

長因其長而任之遲之以歲月則可以自見苟數遷數易則人無固志事多苟且況更代之際意向或有不同施設未免相反涖事方新蠹弊不能盡知胥吏必生欺誕內外之治所以不能具舉者職此之由也今內而百司庶府不問人才之能否惟以職任為資歷理財未幾則又易而典禮明刑未久則復使之典教一人之身無官不可為久而不遷則懷淹滯之歎如此則百事何由舉祇見其因循歲月耳外而司監太守或一歲而再遷

或甫至而復易迎新送舊交錯於道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令政吏知去之不遠不究其心力是以民瘼未蘇吏治不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矧邊陲之寄尤不容不久雖以三歲為期然邇日以來移彼易此殆無虛月縱有諳熟兵畧留意邊備之人然效未成而已去兵卒何由而閑習備守何由而堅固令多事之秋將欲興起治功其可不以久任為先乎內則量能而授官長於財計者則所遷者皆理財之職明於法理者則所擢者皆法

理之任至於他官亦然克稱其職則優加旌擢使之知勸不必遽易以强其所不能仕於外者因其有風采則使之持節因其有政事則付以典郡庶各盡其才以圖績效治最上聞則遷秩升職以示甄别迨其既久則擢之以不次之職以酬其累歲之勞夫有功見知則孰不勉勵以稱上意吁此非難轉移者特在乎堅守而不變耳雖然任人固不可不久而擇人尤不可不精苟非其人則癃老者必致廢職疎謬者必致誤事而貪黷苛

刻者必至為無窮之害必詳考之於其初而後可久任於其後此又澄源正本之論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論法例劄子

臣聞有法之弊有例之弊法之弊易見例之弊難革舍法而用例此今日之大患也夫著而為律疏而為令編次成書各有條目蓋截然而不可易也是雖有旁照有通用舞文弄法者固未免輕重出入於其間然使有司精明詳考而熟究之其姦莫能逃也豈不曰法之弊易

見乎乃若例者或出於一時之特恩或出於一時之權宜有狥親故而開是例者有廹於勢要而創是例者援之於法大相抵牾而後來者扳援不已案牘在胥吏之手有司不可得而知也執已行之比有司不可得而拒也豈不曰例之弊難革乎今日之弊百司庶府凡所施行固未嘗無一定之法然未免循積習之弊舍法而用例焉非不知三尺之背違也執而不行恐至於拂人情非不知冒濫之滋甚也抑而不予慮至於召衆怨遂使

胥吏得以執其柄而容其私厚賂以賈之則以為有例
之可行請求之未至則匿其例而不用長吏知之而不
能禁天下交病之而不敢言昔富弼有言曰近年綱紀
甚紊隨事變更便為成例至使民力殫竭國用匱乏所
以然者法制不立而習為例者淪胥至此也是則用例
者豈非壞法之尤者乎今日之弊亦已極矣一切禁而
惟法是用固為拔本塞源之論然循習之久遽爾盡革
恐事勢有扞格而難行者若聽其冗濫而不為救止則

轉相因仍必至於蕩然而無法矣昔韓琦每事用例吏持例在乎金錢之多寡以為去取琦目擊其弊取其可用者而刪其冗謬者是以吏無所容其姦事以職舉令莫若明詔有司搜求前後已用之例公共參酌可行者留之不可行者去之使之輕重得宜於法意不相違戾編為成書藏之有司凡有陳乞據此施行若是書之所不載者皆抑而不予庶幾權不在吏而奔競妄求者無所容其巧矣此亦因時制宜之一策也惟陛下與大臣

熟議而行之取進止

破朋黨劄子

孝宗皇帝嘗曰朋黨不難去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亂其患在人君聽納之不明耳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當時大臣因奏曰用人惟論賢否則自無朋黨如唐之牛李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險宗

閔之黨豈無周墀之正直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自破也臣聞朋黨之患其來久矣不患是非之難知而患考察之不審自古欲空人之國而盡去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聰明者亦進朋黨之說比言一入則無分可否不辨真偽一槩而去之遂至朋家作仇兆釁無已苟能公心無我靜觀潛察不問其黨與之有無而惟論其人之賢否使其奉公守正協志和衷雖更相稱譽豈為比周則信之任之何

嫌其為黨使其同惡相濟假公濟私文飾姦言牴排善類則當斥之絶之以破其植黨如此則淑慝涧分疑似莫惑當使衆賢和於朝而小人無所容其跡矣尚何朋黨之足慮哉奈何世之人主意見或偏進一人焉則意其類之皆賢也並畜兼收而不察其真與僞退一人焉則疑其徒之皆黨也斥逐無遺而不辨其是與否況進退之間或出一時之好惡未必合於天下至公烏可併其類而為之升黜縱使為君子之黨其間豈無雜僞假

真而巧於附麗者乎安可例以為賢而是信是使縱使
為小人之所引其間豈無和而不同而介然有守者乎
安可疑以為不賢而盡屏盡棄然則孝宗聖訓所為若
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真萬世之龜鑑也
抑又聞高宗皇帝嘗謂朝廷用人止論其才不才言者
好以朋黨罪士大夫乃朝廷使之為黨非所以獎賢才
而厚風俗也然則為人上者惟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以至公為心而盡破朋黨之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可以常為泰而不為否矣惟陛下留意取進止

謹命令劄子

歐陽修曰令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改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論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改或曰備禮行下畧與應破指揮符牒縱横上下莫能遵守劉安世曰命令變更遠不過三歲近或朞月甚者朝行夕改使民疑惑欲乞出令必使大臣協謀門下審覆

臣聞言多變則不信命頻改則難從此昔人之格言也夫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必相與講明以求其是若順乎人心合於事宜然後布之天下其信則如四時之不移其行則如汗出而弗反若此則規模一定上下相孚為無不成政罔不舉而治效可以立致苟思之不精講之不詳聞斯行諸既不察其當否人或有言則又從而中輟前後牴牾莫知適從文移雖繁徒挂墻壁歐陽修謂出令不加詳審尋又更易上

參選居官者當俾之終秩而隨即改除秤提之令荐更
鹽鈔之法屢變遂使人心皇惑雖令不從倖門一開扳
援無已欲轉而移之亦無甚難惟當致謹於出令之初
則不輕變於已行之後賢果可任則任而勿貳邪若宜
去則去而勿疑利所當興則不動摇於浮言弊所當革
則不遷易於羣議如是則奉行之必虔事功之必立理
内御外殆將無不如意然而人心不難孚國勢不難定
惟在乎公與斷耳公則心無私主或用或舍悉參與論

必不至於以一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棄斷則不惑羣議或罷或行莫不當理何至輕於嘗試而遽為小不如意而輒沮為人上者苟能守之以至公行之以獨斷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人莫得以容其議則尚何變更之有此又要終原始之道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則天下幸甚

敢有一毫輕重之私善所當賞雖賤必録使為善者之無有不賞也惡所當罰雖貴不貸使為惡者之無有不罰也夫如是則何禁不止何法不行茍執之不堅所當得者或慳忍而不予而不當得者乃僥求而濫授所當罪者或經營而茍免而不當罪者反牽聯而併及勸沮不明善惡無別故作之而不應率之而不從因循茍且亦終於委靡而已嗚呼烹阿而封即墨威王能審左右之毀譽而羣臣莫敢飾齊國大治矧尊為天子居得致

之位有能致之資芮於刑賞之際斷在必行則人心振
起何事之不可爲哉昔我藝祖肇開洪業雖以仁厚爲
立國之本而信賞必罰凜乎其不可犯清謹可任擢升
宣徽貪墨不法徑置極典守邊有功厚加賞賜出班安
訴悉行誅戮恩威並用使天下竦然而畏慕故紀綱爲
之振肅國勢至於尊安成憲昭垂真萬世之龜鑑也恭
惟陛下仰紹丕基恪遵祖訓勵精思治宵旰忘勞爲官
擇人將以宣德意而結民心選將練兵將以壯皇威而

銷外患然令之官吏果能究心於恤下乎今之將士果能用命以決勝乎竊觀州縣之間循良者固不乏而暴征橫斂峻法嚴刑者未免為民之害中外之兵驍勇者固可用而遇敵則逡巡而不前少挫則倉皇而先遁者未免為敵所輕為弊若此豈倡率之無術耶抑法令之不明耶然廉吏之舉洊頒於詔令貪墨之罰屢形於奏疏嚴私役之禁戒陞差之私若是之類日加申訓而玩習者如故何歟蓋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推原其端無亦賞罰之間猶有未信必者乎節儉正直
當賞以勸善也而單寒寡援則誰為薦引貪冒苛刻當
罰以懲惡也而稍有牽制則莫敢發擿恩賞自有成法
或攀例而放行鐫黜猶未及朞已經營而希進陷陣者
或隱蔽而不申寄名者反僥冒而受賞掊克有禁而昌
嘗施行奔潰當刑而隨復招集故人心玩狎雖令不從
此吏治之所以未振而軍政之所以未舉也轉而移之
其勢甚易惟於勸懲之間力加之意而已蓋不以親疎

貴賤為輕重則可以行賞罰不闊略於其大而纎悉於其小則可以行賞罰無功同而賞異罪均而罰殊則可以行賞罰執此之政如金石行此之令如四時則以之馭臣當化貪而為廉以之馭軍當變怯而為勇成效大驗特一指麾之頃耳然按察郡縣則在監司激勵將士則在主帥監司苟賢則不吐茹於剛柔不轉移於勢要貪暴者必刺循良者必舉聞風知懼當有觧印綬而去者矣主帥苟公則紀律之必嚴揀閲之必精用命者賞

之犯法者誅之則畏威懷德雖蹈水火而不避矣至於監司主帥則又不可無激揚之術苟賢否不分聽其曠弛則委靡者可託於寬厚而振作者反幾於生事容貸者自可以逃責而廉按者或至於名禍如此則人心疑畏孰肯以國事為念哉臣願陛下明目達聰詳考熟察能舉其職者莫不陟不勝其任者莫不黜則孰不激昂奮勵求以自見登攬澄清號令精明當有如范滂光弼者出矣此又操執綱領之要術也惟陛下與大臣亟圖

臣聞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古先聖人所以皇皇汲
汲者豈從事於口耳之末哉必欲見之施行以為治國
平天下之道苟講誦雖詳而大節之不究記問雖博而
至理之未明是特分章析句之學耳於國家何補哉且
經所以載道而道者治之經理觀典謨則當知帝王之
軌範觀雅頌則當知王政之廢興觀禮及樂則當知安
上而治民移風而易俗觀易春秋則當知進退君子退小
人内諸夏而外蠻夷以至諸史之觀又當知成敗得失

之當鑒如此則處經事而必知其宜遭變事而必知其權天下雖大可運諸掌矣此乃帝王之學為人上者所當加意矧今外而疆場之未寧內則民力之未蘇非參稽古訓酌而行之何以興事而造業乎臣願陛下於講讀之際舉綱撮要擇其切於今日者審思明辨則物來能名事至能應修文德則可以來遠人進英俊則可以强本朝明思患豫防之戒則可以安邊境審理財正辭之義則可以足國用此乃高宗所謂推前古治道有宜

於今者施行之而呂公著所謂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必欲求立事之要者亦此意也不然則博而寡要徒事虛言行之惟艱竟無成效昔太祖讀書謂四凶罪止流竄而嘆後世刑網之密仁宗觀無逸謂享國之君宜戒逸豫哲宗論乂用三德謂此乃爲政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而人主不可須臾去茲皆祖宗典學之大要而治功赫奕實基於此監于成憲其永無愆惟陛下留意

論將師劄子

臣聞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況師克在和而不在衆為將帥者苟不戮力一心互相傾軋則事勢扞格勲業何由而成然同功則相忌雖廉頗之賢猶不能免況其下者乎惟忠於衛上者則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如藺相如之用心則幷謀合智尚何强敵之足慮哉奈何人心多私惟欲求勝賢者妬之能者嫉之應援則畜縮而不前獲捷則攘奪以為功甚至變易是非百計

譏毀惟恐其成而幸其敗既無同舟共濟之意遂至形單勢弱大敵莫當敗衂之患大率由此漢武之臣兵數大出元朔元年衛青以三萬騎有功元狩四年青以五萬騎無功夫兵有多寡之不同而功乃成敗之相反豈前勇而後怯耶蓋元朔之後諸將校力戰公孫敖從大將軍獲鹵韓說從大將軍獲鹵李蔡趙不虞公孫戎奴又從大將軍獲鹵元戎與列校和協如此是以兵雖三萬亦能勝元狩之間霍去病始寵青之眷始衰分兵異

出而敢戰之士皆屬去病青由是不平廣願先當匈奴而青欲出東道廣固辭之青固遣之廣卒以失期敗而青亦以不見敵不封是知將帥不和兵雖五萬亦不能成功由此觀之則師克在和不在衆眞至當之論也昔我眞宗因繼隆保吉更相推遜深嘉而屢歎之謂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勲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高宗因劉光世韓世忠有小嫌丁寧戒諭令以氣義相許先公家之急而無校私讎今日朕為分之遂皆感泣竟能協力以

成紹復之功今日疆場未寧正賴將帥同心合謀緩急之際當慮脣亡則齒寒亟於救援庶幾首擊而尾應易於成功倘以祖宗成訓昭示將帥必能仰體上意無間彼此以圖恢復之勳然而推賞無常視功輕重苟功多者賞不厚則宣力者有不滿之心無功者不辨別而例加褒擢則用命者懷不平之心既不滿而不平必相傾而相忌戒飭雖至豈能強使之和哉必處置得宜能服其心如裴度所言則感激思奮相與協謀戰必勝而守

必固中興之功日月冀矣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均内外劄子

昔大中祥符中張知白上言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内官輕外任每除授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皆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臻庶績淳熙間臣僚上言伏見今之士大夫以州縣為滯路以朝廷為徑途此内重外輕之所由致欲望聖慈鑒斯久弊特留宸慮

均分仕進之路凡郡邑之吏有治行名迹純實不欺無閭踈遠不次擢用以風勵天下孰有不勸者乎臣謂重内輕外此吏治所以不振也夫人之情有功而見知則說非才而任事則必有瘝曠之虞今之持節把麾者多不安於外而慕於内内則遷擢之必速而爵賞之易崇外則績效之雖彰而褒遷之未及故因循苟且玩歲愒日而治效蔑聞况仕於内者或不愜物論致遭彈擊往往畀以外任夫仕於王朝職閒事簡尚不勝任乃使之

分一郡一道之寄事叢如毛決不能理豈不為民之病乎茍於臺閣妙選賢良使之更迭以示重外之意復於監司郡守擇其有聲績者寘之朝列以示褒表至於廷紳之貶黜者則處以眞館而不任以民事夫碌碌之流既不復用則有志事功者孰不黽勉以見知如是則吏稱其職而民安其業蓋有不難致者矣

汰冗官劄子

淳化中王化基論冗官之弊曰唐虞建官惟百庶政惟

和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蓋官不必備而惟其人今國家
庶官實倍常數蠹國耗財乞相度廢省慶歷中歐陽修
言方今凋殘公私困急由官吏冗濫乞行澄汰若冗官
去則科率減吏員清不過朞月民必受賜臣聞為官擇
人則官雖簡而常若有餘為人擇官則官雖繁而常若
不足夫設官置吏所以為民豈使之無功受祿而反以
病民哉量能而後授則居其職必任其事而不才者不
敢妄覬故官不濫而財不耗徇情而輕予則奔競者必

至於僥求故官愈多而費愈廣自漢以來莫不以官冗爲病皆由爲人擇官而不爲官擇人耳今日之官其冗尤甚倅貳添差大藩方置今則或創於列郡幕佐優閑絶無掌職今則或增爲兩員諸司之屬添辟無已制領之官同正並置不釐於務者或給以正官之俸創窠闕者多徇其親故之私至若軍功尤爲泛濫不歷行陣以議事爲名而推賞初無寸功乃僥冒得官而注闕乃若左選入仕自有成式不應陞等者妄冀陞等法當待郊

者求免待郊試銓不中則增年而注授京削尚欠則減員而改秩自陳勞績未經覈實而濫叨遷秩牽合弊例巧於經營而亦獲循資僥倖之門既開奔競之風滋熾求而不予則恐拂人情執而不行則必犯衆怨夫貪位慕祿誰無倖得之心毀法為通適啟無厭之請為政者安得每人而悅之斷之以至公律之以定法則宛轉營求者自然息念況州縣之吏勞於從事而廩給微薄無用之官反安坐而享厚祿此又所當留察者伏讀開寶詔

書有曰吏員冗多而求其治誠難也俸祿鮮薄而責以廉無謂也與其員冗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而舊俸之外悉與增給大哉王言令日所當取法也矧今之楮幣折閱已甚以鏹計之不及元俸三分之一何以養廉若閑曹冗局可併者併之添差創闕可省者省之冒濫得官者澄汰之扳援妄求者杜絕之一遵公法不徇私情則當得者免需久次姦巧者莫敢攘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則悅者衆而不悅

者寡尚何舊弊之難革哉邇者邊功皆俾從軍冒授功賞嚴行追究欺偽轉官者繳而不行妄求陞等者抑而不予固足以明示意向悉絕僥倖尤願守之以堅行之以必為官擇人而不為人擇官則各稱其職事罔不舉冗濫之弊既除俸給之費可省此乃王化基歐陽修之所已陳而祖宗之所已行也輒敢援此以為獻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二十五日面對劄子

臣聞韓琦之論曰天下之事惟審其是定而不易乃可成務蘇軾亦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治亦多術耳而獨以定為先者蓋能定而後能應天下之大事幾之繁以有限之力而應無窮之變苟所守不堅則議論之角立賢否之雜進政事之可因可革其將何以處之惟吾心有一定見以之聽言則無稽勿聽弗詢勿庸以之用人則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之出令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三者既定顧何事之不可為哉恭惟陛下勵精更

始總攬權綱急於聽言則論事之切直者悉蒙崇奬上
書狂悖者亦示優容公於用人則收名耆哲招來俊彥
無一藝之不庸雖寸長而不棄謹於出令則親灑宸翰
蓀頒德音或戒飭以警庶官或奬諭以勵將士聖德日
新四方風動太平之盛可蹻足以待也然臣區區之愚
猶欲堅守而不變者豈故為是過計哉蓋嘗歜觀元祐
之事而參之今日之治則知定之一說信乎其所當務
也今觀其時進擬可行之言看詳奏對之疏擢舊德於

遂詒伊戚然則言治於今日者可不以是為監乎且令朝廷之上凡所施行固不容議惟顧不以異議而搖不以小不如意而沮且機會可乘之言固快人意也而量時度力則未可以舉上策自治之說若委靡不振也而實可以圖全揣摩迎合雖若可聽然信而用之必至於誤事忠鯁戇直雖若逆耳然推而行之實切於時政此心一定是非莫惑尚何築舍道旁之慮哉臣故曰聽言不可以不定不當得而得則扳援而妄求者頭鑽而肘

剌才不足用而用則經營以求進者肩摩而袂接碩德偉績超躐遷擢人誰敢議名實未加於上下而遽膺不次之選則人懷倖得之心必以沈淪為恨把麾持節善最上閒增秩進職彼自知勸若迭更數易人無固志不惟迎送之重費尤恐績用之弗成凡此四弊一意杜絶則各安其分無復僥覬尚何賢否之混淆哉臣故曰用人不可以不定禁專殺謹徒刑所以示欽恤之仁戒掊克懲貪墨所以洗舊汚之染若是者斷在必行犯者勿

貸孰不凜然而知警迺若蠲免賦租固欲寬民力也而州郡迺以用度不贍而冀朝廷之裨補收納用劵固捄折閱也而常賦所入虧損過半旣之現鏹以應軍旅之支復窘財用以供經常之費若是者尤當通融其有無斟酌而蠲減否則迫於文移急於逃責必至創立名色肆行科罰倚法以削民何以堪若是則雖有恤下之美名未必有及民之實惠必詳考熟究使公私俱便庶可立為定制不然則朝行暮改徒為牆壁之虛文耳故曰

出令不可以不定雖然此非至難之事也特在乎一轉移之頃耳然尤有大於此者敢以關於理亂之原者陳之昔吕陶言於哲宗之朝有曰君子小人分辨則治道成邪正雜揉於朝則治體不能以純一令之君子固彚進於朝矣豈無投閑置散而未盡用者乎令之小人固斥逐無餘矣豈無潛窺陰伺以兾其復進者乎天下之患莫大乎君子有扶持天下之志而小人得參其間使不得以展布焉夫君子不得以展布君子何病也君子

一去而小人得以鼓舞而竊其權肆意妄行不至於極
敝大壞而不止然則人主果何利於此哉今大明當天
魑魅盡伏固無所容其跡然藥石於强壯之時乃臣子
拳拳憂國之忠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是必防其微
杜其漸則天下可以常為泰而不為否矣臣位卑言高
罪在不赦惟陛下知其愚取進止

論寇盜劄子

臣聞當寇攘未殄之日而欲求平定之策者其大要莫

若用人然用人之道選擇貴精委任貴專報應貴速三者兼盡則有才者可以自見而任責者可以成功矣夫人固難知而才亦難得操切太過者易至於激變巽懦無術者不足與辦事力小任重則臨難而必懾志廣才疎則好謀而無成必參之公論驗之已試庶乎得真實之才而為緩急之用以攻則克以守則固顧何施而不宜哉臣故曰選擇不可以不精夫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苟其人之足以任是責也則委而信之體統相屬議論

歸一運動伸縮莫不如意則可以圖決勝之功事權一分則或捕或招各自為謀相忌相傾未欲求勝緩急誰復應援盜賊必至猖獗臣故曰委任不可以不專兵少則不足以禦寇財匱則不足以贍兵今諸郡之卒大半老弱傷殘之邑無復賦入縛手無策寧免奏聞況事勢方棘延頸待報如救焚溺有求必應則可以解倒垂之急一或稽遲則有不及事之憂臣故曰報應不可以不速然是三者實相關係人雖可用而任之不專固不足

以成事任之雖專而有所奏陳或猶豫而不報則亦何以制變哉為人上者茍於此而加意則目前雖憂不足以為憂葢任責有人事至能應轉危而安直反手耳茍其不然則一時之勝未足以為喜而玩心一生守備必弛事變之來將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者矣今日盜賊竊發民不奠居原其名舋則始於官吏之非人迨其鴟張則失於備禦之無術事權渙散兵財困乏遂至悠悠歲月猶未殄滅然隨機應變夫豈無策今改弦易轍任

賢使能貪者斥之懦者易之固欲精於選擇矣然豈無已試有功可與圖事而不肯輕進者乎沈靜有謀隱於下僚而無以自達者乎招捕特創一司郡守俾叅議幕固欲專於委任矣而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可不許以便宜從事乎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可不使之叶謀而濟乎奏捷則亟與推賞告警則即為調兵是固速於報應矣然不暫費者不永寧財所當用豈容不急與之乎兵機以速為神謀或可用豈容不即聽之乎深思而

預圖之無一之不盡則以之攘外夷復境土無往不可又何寇賊之足慮哉雖然用人之道臣已略陳於前矣用兵之策敢僭及之夫外郡之兵其不可用固也而大軍之遣足以壯聲勢備守禦使姦宄聞風而氣慴然山川險要盜賊巢穴則非其所素知也潛窺而陰伺疾馳而深入則不如民兵之捷況焚蕩之慘衆所共憤皆有復讎之志而豪民糾集又欲為自衞之計因其鋒而用之可以決勝已事之驗也第糗糧不繼難以持久若助

其廩給厚其賞犒而能獲冦所有者悉以與之至於功
狀顯著則又錫以誥命孰不樂為吾用復以大軍為之
應援則兵威益振其策勲也必矣但行賞之際當視功
為輕重若優於將士而薄於民兵則不惟懈體尤恐激
變此又主帥之所當察儻欲行招撫之策則盍先為不
可勝之計如聲勢未張乃畀辭厚賂以冀其服縱使聽
命猶慮反復剏頭目非一競欲邀索更作迭起未易悉
定為今之計莫若赦脅從之徒以離其黨與行反間之

術而俾相攻擊分遣重兵固守要害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掠其勢稍屈然後從而招之罔不濟矣臣佔畢腐儒軍旅未學輒摭輿人之論以備采擇惟陛下赦其愚取進止

轉對劄子

當國家多事之日而欲興起治功者其大要有二議論不可以不一命令不可以不謹蓋一則公是公非無甲可而乙否謹則令出惟行無驟更而數易古先聖人凡

有大疑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翕然大同然後從之以為不如是則異論者得以惑吾聽巧言者得以肆其欺而國是無由定凡有政令必質之人情參之輿議罔有不臧然後行之以為不如是則上作而下不應朝行而復改而國事何由舉奈何時君世主無獨斷之明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佞者迎合以取容而偽者誕謾而求售辯者紛更以生事而戇者矯亢以賣直各執其說互相矛盾豈知議論不一人將何所適從與無一定之規

則慕美名而忘實患急近效而昧遠圖事不問是非而
徑欲施行法不權輕重而遽欲更革豈知命令不謹焉
能經久而不變歟如此則雖有聽言之名而反為多言
所累雖有善治之意而終無致治之期明主獨觀萬化
之原其必有以處此矣竊觀更化以來言路廣開下情
無壅論事切直者罔不嘉納上書狂悖者亦示優容建
政立事興利除害戒飭官吏御札屢頒勤恤民隱詔書
洊下百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固宜庶政和而萬

邦寧然悠悠歲月成效杳然豈道遠難驟致事大難速成耶推原其故毋亦議論命令之間猶有所當審者乎且今之議論如何哉意境土之可復則獻恢拓之謀一或少沮則謂和議之當講慮老弱之無用則申揀汰之請及至激變則復咎區處之失宜御敎之議或謂可從或謂重費履畝之議或謂可行或謂亟免若是之類皆議論之不一也度牒不應敷何既敷而隨免官劵不必截何既截而復造楮藏未立遽建督府恐費用之難支

謫籍未消復須除命恐師言之未穩若此之類皆命令之不謹也誠使決以獨見不惑羣議是者從之非者違之何至前後之牴牾作事謀始隨時施宜可則因之否則革之何患施行之不當蓋今日之弊謀雖廣而未能從衆聞雖多而未能擇善故議論不一而終難成事務名而不務實知利而未知害故命令不謹而易至反汗然議論與命令實相關係議不主乎公則命之出也必不合乎公論不當於理則令之行也必有背於理則議

論者其命令之樞乎然持是樞者實在大臣留屯之議公卿議臣以為不可而趙充國以為可魏相能主充國而先零之强不戰而服珠崖之叛陳萬年以為當擊賈捐之以為不當擊于定國主捐之而終漢之世絶無邊患此又大臣所宜加察雖然天下之事有經有權而又有機機者所以制治於未亂銷患於未形者也一或不密則害成焉其所係尤重也料敵情叵測而備禦當嚴逆億未臧而事變方亟謀畫精審則轉危而安處置失

宜則名釁稔禍凡一竒之出一計之畫固不容不周密
也令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而迹之布於天下巳若況
中之鬬獸而況兵之多寡財之有無戰艦之未具城壁
之或缺將帥之不和逺近傳播纖悉靡遺遝潛窺而隂伺
者儻乗釁而投隙其能無岌岌乎且用兵之法有之不
可使人知無之不可使人疑今朝廷之上雖務安靜而
道聽塗說者多張皇以惑衆儻以無爲有以虛爲實豈
不啟疑貳而滋反側乎蘇軾有言智者圖事貴於無迹

故功已成而人不知此切時之論也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論保治劄子

臣聞天下有向安之勢人主無幸安之心則治功有隆而無替矣夫事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特苟簡目前者之見至於無事而為有事之備無患而為防患之謀非憂深思遠者豈能計慮及此人主苟以是為念則久安長治之效又焉有難致者哉易之泰曰無平不

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夫居泰之世聖人不以為可樂而以為懼者何哉天下之理無常平而不陂者無常往而不復者惟能艱危其思慮貞固其施為則可以無咎夫泰者通也天下極安之時也聖人猶以為戒况未至於極安之時乎且今日之事非臣所當僭言也亦嘗竊觀天下之大勢矣河北山東雖入職貢而版圖猶未盡復殘敵垂亡游魂假息而遺類猶未盡滅豪傑歸附人心嚮應而大勳猶未遽集是雖有向安之勢又不可不

為久安之圖必思患而預防隨機而應變然後可以久
安必振發以立志果銳以圖功然後可以久安臣不敢
遠引古昔請近述高宗之事以明之敵人退避若可以
少安矣而猶欲大立其恢復之模敵帥遽斃若可以自
賀矣而猶欲自治以待其釁以至論中興之有時則謂
必有所施為而後可以得志論自古人君則以為未有
安坐而不動於四方者由是而觀則高宗固不以既安
之日而懷幸安之心故上焉有以建中天之業下焉有

以垂億萬載之基其成效大驗蓋可覩矣率由舊章豈非今日之所當勉乎今朝廷之上亦未嘗不加意於此也宣威置於全蜀制閫列於邊陲新復郡縣經理而綏懷之流移邊氓勞來而安集之城壕則為之修築關隘則為之葺理若此之類固非因循茍安者之為也然自治之策未易畢舉將帥雖擇果皆賢於長城如李勣之守并州者乎士卒雖練果皆藝能精鋭如德裕之雄邊子弟者乎邊食雖蓄果能有十年之積如羊祜之在襄

陽者乎若猶未也則激勵以作其氣委任以責其成使守禦之備無一而不舉則主威益振國勢益尊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冀矣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秤提利害劄子

秤提楮幣二十餘載前後建議不知其幾敢縷數而陳之二券易一券未免失信輸納用中半又復虧官拘上戶以蓄券欲其競收則其價必長不知收足之後又復

如故置官場以免便欲其易售則人必樂用不知官鏹有限來者難繼左帑金銀出以易楮而價未嘗增徒耗蓄積履畝而征將以收楮而民被其擾尋復寢罷此皆已施之策竟蔑成效今欲外此以求區處之方自顧迂踈固無以裨廟堂之末議然徧采輿論以為若聽其自然則日損一日又不可不為之慮是以比者申嚴舊法將以懲一戒百庶幾增長而州縣過於奉承計產以收其楮導人以告緡或以千百券勒富室以輸鏹或爭訟

失理而挾讎以妄訴遂使人懷疑懼莫敢兌便急於得
錢者未免減價私售由此折閱愈甚朝廷慮其擾民遂
寬其限命下之日中外欣然今往來流通上下俱便復
患價低思所以秤提之策其意固美然衆口一辭謂當
漸為區處若拘以七百以上之價是增數倍二十餘年
秤提竟不能踰五百左右而今欲驟長於一日之頃於
勢恐難又以券多則賤欲收之以增價其議不為不善
但日印十五六萬以歲計之為貫殆五六千萬縱使極

力措畫不知一日之間能收券十餘萬乎況今官券散在天下以道言之已數十千萬若收及十千萬見在尚多其價能遽長否乎若聽其流通價雖未長於百姓亦無輕重物價隨楮價以低昂但用之軍旅不無折閱之慮然隨得隨兑亦無留滯若秤提太急民復疑恐必不敢收則士卒所獲之券將安用乎當多事之秋凡百皆仰於此若無可兑之所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今若諭以永遠行用不復更改或有破損則易以新楮仍發下

諸郡置場兌換免至中都則人亦樂收官又置兌便之局隨時價稍增民必多趨而外鋪必增錢以收受雖無速效或可漸長尤有節用一策言者雖多然節其小而不節其大所增能幾今日之券大抵耗於用兵夫兵貴精不貴多見在之兵數亦不少若訓練而激勵之其技必精敢於向前一人足當數人之用則可以省增兵之費移兵戍邊必增糧食若招邊民以塡官兵之闕額就令戍守則可以省生券之費外閫不必輕易則可省勞

軍之費無功者不許冒濫則可以省犒賞之費凡此數
端動百十萬至若監司郡守悉令久任則迎送之費為
可節添差不釐務不必創增職事可併者並從省罷則
俸給之費為可減如此則軍兵之費省而增造之券必
漸損州縣之費省則羨餘之券可充便此亦權時施宜
之一策不猶愈於坐視乎若欲復創一界斷作七百以
上之價而舊券聽其消長恐民復疑惑舊會愈折蓋新
者少而舊者多少者增而多者損不知可以相補否况

前此曾出一界當時雖增令新舊並爲一慣矣此又所當熟慮者若夫從便之説節用之説皆人所共言者未審果可行否其他奇策必有能建明者更望廣采兼收參之公論求其至當庶幾上下俱便而無無驟更數革之弊臣不達時宜慮無一得僅摭輿人之論以備采擇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珍藏